

諸子集成

盐铁论 ● 抱朴子

世说新语

颜氏家训

諸子集成

蔡元培題

盐铁论 ● 抱朴子

世说新语

颜氏家训

10

岳麓书社

校点者：(按姓氏笔划排列)

马明 字林

安继民 刘国建

余井 胡渐逵

陈襄民 夏炳臣

夏祖尧 康华

郝国杰 管曙光

责任编辑 徐耕白

封面设计 王跃

诸子集成(全十册)

岳麓书社出版发行(长沙市河西新民路)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96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7,600,000 印张：218.75 印数：1-6,000(套)

ISBN7-80520-691-0/B·26

(全十册)豪华精装定价：285.00元

湘新登字 007 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承印厂调换

厂址：长沙市芙蓉北路 564 号 邮编：410008

盐
铁
论

汉
桓
宽
撰

序

《盐铁论》十卷，凡六十篇，汉庐江太守丞汝南桓宽次公撰。按盐铁之议，起昭帝之始元中。诏问贤良文学，皆对愿罢郡国盐铁，与御史大夫桑弘羊相诘难，而盐铁卒不果罢。至宣帝时，宽推衍增广成一家言。其书在宋尝有板刻，历岁既久，浸以失传，人亦少有知者。新淦涂君知江阴之明年，令行禁止，百废俱兴，新民之暇，手校是书。仍捐俸刻之，使学者获见古人文字之全，而其究治乱、抑货利，以裨国家之政者，盖不但可行之当时，而又可施之后世。此则涂君刻书之意也。涂君名祯，字宾贤，予同年进士，吴郡都穆。

祯游学官时，得汉庐江太守丞汝南桓宽次公所著《盐铁论》读之，爱其辞博，其论核，可以施之天下国家，非空言也。惜所钞纸墨，岁久漫漶，或不能句，有遗恨焉。乃者，江阴始得宋嘉泰壬戌刻本于荐绅家，如获拱璧，因命工刻梓，嘉与四方大夫士共之。

弘治辛酉十月朔日新淦涂祯识。

目 录

本议第一	1
力耕第二	3
通有第三	4
错币第四	5
禁耕第五	6
复古第六	7
非鞅第七	9
晁错第八	11
刺权第九	11
刺复第十	12
论儒第十一	14
忧边第十二	15
园池第十三	16
轻重第十四	17
未通第十五	18
地广第十六	20
贫富第十七	21
毁学第十八	23
褒贤第十九	24
相刺第二十	25
殊路第二十一	27
讼贤第二十二	28
遵道第二十三	29
论诽第二十四	30
孝养第二十五	32
刺议第二十六	33
利议第二十七	33
国疾第二十八	34

散不足第二十九	36
救匱第三十	40
盐铁箴石第三十一	41
除狭第三十二	41
疾贪第三十三	42
后刑第三十四	43
授时第三十五	43
水旱第三十六	44
崇礼第三十七	45
备胡第三十八	46
执务第三十九	48
能言第四十	49
盐铁取下第四十一	49
击之第四十二	50
结和第四十三	51
诛秦第四十四	52
伐功第四十五	53
西域第四十六	54
世务第四十七	55
和亲第四十八	56
繇役第四十九	57
险固第五十	57
论勇第五十一	59
论功第五十二	60
论邹第五十三	61
论灾第五十四	61
刑德第五十五	63
申韩第五十六	64
周秦第五十七	66
诸圣第五十八	67
大论第五十九	68
杂论第六十	70
附《盐铁论》考证	71

本义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诏书使丞相、御史与所举贤良、文学语，问民间所疾苦。

文学对曰：窃闻治人之道，防淫佚之原，广道德之端，抑末利而开仁义，毋示以利，然后教化可兴，而风俗可移也。今郡国有盐铁、酒榷、均输，与民争利。散敦厚之朴，成贪鄙之化，是以百姓就本者寡，趋末者众。夫文繁则质衰，末盛则本亏。末修则民淫，本修则民恇。民恇则财用足，民侈则饥寒生。愿罢盐铁、酒榷、均输，所以进本退末，广利农业，便也。

大夫曰：匈奴背叛不臣，数为寇暴于边鄙。备之，则劳中国之士；不备，则侵盗不止。先帝哀边人之久患，苦为虏所系获也，故修障塞、饬烽燧、屯戍以备之。边用度不足，故兴盐铁、设酒榷、置均输、蕃货长财，以佐助边费。今议者欲罢之，内空府库之藏，外乏执备之用，使备塞乘城之士、饥寒于边，将何以贍之？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孔子曰：“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故天子不言多少，诸侯不言利害，大夫不言得丧。畜仁义以风之，广德行以怀之。是以近者亲附而远者悦服。故善克者不战，善战者不师，善师者不阵。修之于庙堂，而折冲还师。王者行仁政，无敌于天下，恶用费哉？

大夫曰：匈奴桀黠，擅恣入塞，犯厉中国，杀伐郡县朔方都尉，甚悖逆不轨，宜诛讨之日久矣。陛下垂大惠，哀元元之未贍，不忍暴士大夫于原野。纵然被坚执锐，有北面复匈奴之志，又欲罢盐铁、均输，忧边用，损武略，无忧边之心，于其义未便也。

文学曰：古者贵以德而贱用兵。孔子曰：“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废道德而任兵革，兴师而伐之，屯戍而备之，暴兵露师以支久长，转输粮食无已，使边境之士，饥寒于外，百姓劳苦于内。立盐铁，始张利，官以给之，非长策也。故以罢之为便也。

大夫曰：古之立国家者，开本末之途，通有无之用。市朝以一其求，致士民，聚万货，农商工师各得所欲，交易而退。《易》曰：“通其变，使民不倦。”故工不出则农用乖，商不出则宝货绝。农不出则谷不殖，宝货绝则财用匱。故盐铁、均输，所以通委财而调缓急。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夫导民以德，则民归厚；示民以利，则民俗薄。俗薄则背义而趋利，趋利则百姓交于道而接于市。《老子》曰：“贫国若有余。”非多财也，嗜欲众而民躁也。是以王者崇本退末，以礼义防民欲，实菽粟货财。市商不通无用之物，工不作无用之器。故商所以通郁滞，工所以备器械，非治国之本务也。

大夫曰：《管子》云：“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器械不备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商工不备也。”陇、蜀之丹漆旄羽，荆、扬之皮革骨象，江南之楠梓竹箭，燕、齐之鱼盐旃裘，兖、豫之漆丝繻紵，养生送死之具也。待商而通，待工而成。故圣人作为舟楫之用以通川谷，服牛驾马以达陵陆；致远穷深，所以交庶物而便百姓。是以先帝建铁官以瞻农用，开均输以足民财。盐铁、均输，万民所戴仰而取给者，罢之，不便也。

文学曰：国有沃野之饶而民不足于食者，工商盛而本业荒也；有山海之货而民不足于财者，不务民用而淫巧众也。故川源不能实漏卮，山海不能瞻溪壑。是以盘庚萃居，舜藏黄金，高帝禁商贾不得住蛮，所以遏贪鄙之俗而醇至诚之风也。排困市井，防塞利门，而民犹为非也。况上之为利乎？《传》曰：“诸侯好利则大夫鄙，大夫鄙则上贫，士贫则庶人盗。”是开利孔为民罪梯也。

大夫曰：往者郡国诸侯各以其物贡输，往来烦杂，物多苦恶，或不偿其费。故郡置输官以相给运，而便远方之贡，故曰均输。开委府于京，以笼货物。贱即买，贵则卖。是以县官不失实，商贾无所贸利，故曰平准。平准则民不失业，均输则民齐劳逸。故平准、均输所以平万物而便百姓，非开利孔为民罪梯者也。

文学曰：古者之赋税于民也，因其所工，不求所拙。农人纳其获，女红效其功。今释其所有，责其所无。百姓贱卖货物以便上求。问者郡国或令民作布絮，吏留难，与之为市。吏之所入，非独齐、陶之缣，蜀、汉之布也，亦民间之所为耳。行奸卖平，农民重苦，女工再税，未见输之均也。县官猥发，阖门擅市，则万物并收。万物并收，则物腾跃。腾跃，则商贾牟利。自市，则吏容奸豪。而富商积货储物以待其急，轻贾奸吏收贱以取贵，未见准之平也。盖古之均输，所以齐劳逸而便贡输，非以为利而贾万物也。

力耕第二

大夫曰：王者塞天财，禁关市，执准守时，以轻重御民。丰年岁登，则储积以备乏绝；凶年恶岁，则行币物，流有余而调不足也。昔禹水汤旱，百姓匮乏，或相假以接衣食，禹以历山之金，汤以严山之铜，铸币以赠其民，而天下称仁。往者财用不足，战士或不得禄，而山东被灾，齐、赵大饥，赖均输之畜，仓廩之积，战士以奉，饥民以赈。故均输之物，府库之财，非所以贾万民而专奉兵师之用，亦所以赈困乏而备水旱之灾也。

文学曰：古者十一而税，泽梁以时入而无禁，黎民咸被南亩而不失其务。故三年耕而余一年之蓄，九年耕有三年之蓄。此禹、汤所以备水旱而安百姓也。草莱不辟，田畴不治，虽擅山海之财，通百味之利，犹不能赡也。是以古者尚力务本而种树繁，躬耕趣时而衣食足，虽累凶年而人不病也。故衣食者民之本，稼穡者民之务也。二者修，则国富而民安也。《诗》云：“百室盈止，妇子宁止”也。

大夫曰：圣贤治家非一室，富国非一道。昔管仲以权谲霸，而范氏以强大亡。使治家养生必于农，则舜不甄陶而伊尹不为庖。故善为国者，天下之下我高，天下之轻我重。以末易其本，以虚荡其实。今山泽之财，均输之藏，所以御轻重而役诸侯也。汝、汉之金，纤微之贡，所以诱外国而钓胡、羌之宝也。夫中国一端之纒，得匈奴累金之物，而损敌国之用。是以羸驴馱驼，衔尾入塞，騊駼羸马，尽为我畜，罽毼狐貉，采旃文罽，充于内府，而璧玉珊瑚琉璃，咸为国之宝。是则外国之物内流，而利不外泄也。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则民用给矣。《诗》曰：“百室盈止，妇子宁止。”

文学曰：古者，商通物而不豫，工致牢而不伪。故君子耕稼田渔，其实一也。商则长诈，工则饰骂，内怀窥闾而心不作，是以薄夫欺而敦夫薄。昔桀女乐充宫室，文绣衣裳，故伊尹高逝游薄，而女乐终废其国。今羸驴之用，不中牛马之功；罽毼旃罽，不益锦绉之实。美玉珊瑚出于昆山，珠玑犀象出于桂林。此距汉万有余里。计耕桑之功，资财之费，是一物而售百倍，其价一也，一揖而中万钟之粟也。夫上好珍怪，则淫服下流；贵远方之物，则货财外充。是以王者不珍无用以节其

民，不爱其货以富其国。故理民之道，在于节用尚本，分土井田而已。

大夫曰：自京师东西南北，历山川，经郡国，诸殷富大都，无非街衢五通，商贾之所臻，万物之所殖者。故圣人因天时，智者因地财，上士取诸人，中士劳其形。长沮、桀溺无百金之积，臧躄之徒无猗顿之富，宛、周、齐、鲁，商遍天下。故乃商贾之富，或累万金，追利乘羨之所致也。富国何必用本农，足民何必井田也？

文学曰：洪水滔天，而有禹之绩，河水泛滥，而有宣房之功。商纣暴虐，而有孟津之谋；天下烦扰，而有乘羨之富。夫上古至治，民朴而贵本，安愉而寡求。当此之时，道路罕行，市朝生草。故耕不强，无以充虚，织不强，无以掩形。虽有凑会之要，陶室之术，无所施其巧。自古及今，不施而得报，不劳而有功者，未之有也。

通有第三

大夫曰：燕之涿、蓟，赵之邯郸，魏之温、轵，韩之荥阳，齐之临淄，楚之宛丘，郑之阳翟，三川之二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非有助之耕其野而田其地者也，居五诸侯之衢，跨街冲之路也。故物丰者民衍，宅近市者家富。富在术数，不在劳身；利在势居，不在力耕也。

文学曰：荆、阳，南有桂林之饶，内有江、湖之利，左陵阳之金，右蜀、汉之材，伐木而树谷，燔菜而播粟，火耕而水耨，地广而饶财。然后黠庖偷生，好衣甘食。虽白屋草庐，歌讴鼓琴，日给月单，朝歌暮戚。赵、中山带大河，纂四通神衢，当天下之蹊，商贾错于路，诸侯交于道，然民淫好末，侈靡而不务本。田畴不修，男女矜饰，家无斗筲，鸣琴在室。是以楚、赵之民均贫而寡富。宋、卫、韩、梁好本稼穡，编户齐民，无不家衍人给。故利在自惜，不在势居街衢；富在俭力趣时，不在岁司羽鸣也。

大夫曰：五行，东方木，而丹、章有金铜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陇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都有积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无而通万物也。今吴、越之竹，隋、唐之材，不可胜用，而曹、卫、梁、宋采棺转尸，江湖之鱼，菜，黄之鲙，不可胜食，而邹、鲁、周、韩，藜藿蔬食。天地之利无不贍，而山海之货无不富也，然百姓匮乏，财用不足，多寡不调，而天下财不散也。

文学曰：古者采椽不斫，茅屋不翦，衣布褐，饭土粥，铸金为钁，埏

埴为器，工不造奇巧，世不宝不可衣食之物。各安其居，乐其俗，甘其食，便其器。是以远方之物不交，而昆山之玉不至。今世俗坏而竞于淫靡，女极纤微，工极技巧，雕素朴而尚珍怪，钻山石而求金银，没深渊求珠玑，设机陷求犀象，张网罗求翡翠，求蛮、貉之物以眩中国，徙邛、笮之货致之东海，交万里之财，旷日费功，无益于用。是以揭夫匹妇劳罢力屈，而衣食不足也。故王者禁溢利，节漏费。溢利禁则反本，漏费节则民用给。是以生无乏资，死无转尸也。

大夫曰：古者宫室有度，舆服以庸；采椽茅茨，非先王之制也。君子节奢刺俭，俭则固。昔孙叔敖相楚，妻不衣帛，马不秣粟。孔子曰：“不可，大俭极下。”此《蟋蟀》所为作也。《管子》曰：“不饰公室，则材木不可胜用；不充庖厨，则禽兽不损其寿。无味利，则本业所出；无黼黻，则女工不施”。故工商梓匠，邦国之用，器械之备也。自古有之，非独于此。弦高饭牛于周，五羖赁车入秦，公输子以规矩，欧冶以熔铸。《语》曰：“百工居肆，以致其事。”农商交易，以利本末。山居泽处，蓬蒿硗埆，财物流通，有以均之。是以多者不独衍，少者不独谨。若各居其处，食其食，则是橘柚不鬻，胸鹵之盐不出，旃罽不市，而吴、唐之材不用也。

文学曰：《孟子》云：“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蚕麻以时，布帛不可胜衣也。斧斤以时入，材木不可胜用。田渔以时，鱼肉不可胜食。”若则饰宫室，增台榭，梓匠斫巨为小，以圆为方，上成云气，下成山林，则材木不足用也。男子去本为末，虽雕文刻镂，以象禽兽，穷物究变，则谷不足食也。妇女饰微治细，以成文章，极伎尽巧，则丝布不足衣也。庖宰烹杀胎卵，煎炙齐和，穷极五味，则鱼肉不足食也。当今世，非患禽兽不损，材木不胜，患僭侈之无穷也；非患无旃罽橘柚，患无狭庐糠糟也。

错币第四

大夫曰：交币通施，民事不及，物有所并也。计本量委，民有饥者，谷有所藏也。智者有百人之功，愚者不更本之事。人君不调，民有相妨之富也。此其所以或储百年之余，或不厌糟糠也。民大富，则不可以禄使也；大强，则不可以威罚也。非散聚均利者不齐。故人主积其食，守其用，制其有余，调其不足，禁溢羨，厄利涂，然后百姓可家给人

足也。

文学曰：古者贵德而贱利，重义而轻财。三王之时，迭盛迭衰。衰则扶之，倾则定之。是以夏忠、殷敬、周文，庠序之教，恭让之礼，粲然可得而观也。及其后，礼义弛崩，风俗灭息。故自食禄之君子，违于义而竞于财，大小相吞，激转相倾。此所以或储百年之余，或无以充虚蔽形也。古之仕者不穡，田者不渔，抱关击柝，皆有常秩，不得兼利尽物。如此，则愚智同功，不相倾也。《诗》云：“彼有遗秉，此有滞穗，伊寡妇之利。”言不尽物也。

大夫曰：汤、文继衰，汉兴乘弊。一质一文，非苟易常也。俗弊家法，非务变古也，亦所以救失扶衰也。故教与俗改，弊与世易，夏后以玄贝，周人以紫石，后世或金钱刀布。物极而衰，终始之运也。故山泽无征，则君臣同利，刀币无禁，则奸贞并行。夫臣富相侈，下专利则相倾也。

文学曰：古者市朝而无刀币，各以其所有易无，抱布贸丝而已。后世即有龟贝金钱交施之也。币数变而民滋伪。夫救伪以质，防失以礼。汤、文继衰，革法易化，而殷、周道兴。汉初乘弊而不改易，畜利变币，欲以反本，是犹以煎止燔，以火止沸也。上好礼则民暗饰，上好货则下死利也。

大夫曰：文帝之时，纵民得铸钱、冶铁、煮盐。吴王擅鄱海泽，邓通专西山。山东奸猾，咸聚吴国，秦、雍、汉、蜀因邓氏。吴、邓钱布天下，故有铸钱之禁。禁御之法立而奸伪息，奸伪息则民不期于妄得而各务其职，不反本何为？故统一，则民不二也，币由上，则下不疑也。

文学曰：往古币众财通而民乐。其后稍去旧币，更行白金龟龙，民多巧新币。币数易而民益疑。于是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二官作。吏近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类比之，信故疑新，不知奸真。商贾以美贸恶，以半易倍。买则失实，卖则失理，其疑或滋益甚。夫铸伪金钱以有法，而钱之善恶，无增损于政。择钱则物稽滞，而用人尤被其苦。《春秋》曰：“算不及蛮、夷则不行。”故王者外不鄱海泽以便民用，内不禁刀币以通民施。

禁耕第五

大夫曰：家人有宝器，尚函匣而藏之，况人主之山海乎？夫权利之

处，必在深山穷泽之中，非豪民不能通其利。异时盐铁未笼，布衣有胸邴，人君有吴王，皆盐铁初议也。吴王专山泽之饶，薄赋其民，赈贍穷小，以成私威。私威积而逆节之心作。夫不蚤绝其源而忧其末，若决吕梁，沛然，其所伤必多矣。太公曰：“一家害百家，百家害诸侯，诸侯害天下，王法禁之。”今放民于权利，罢盐铁以资暴强，遂其贪心，众邪群聚，私门成党，则强御日以不制，而并兼之徒奸形成也。

文学曰：民人藏于家，诸侯藏于国，天子藏于海内。故民人以垣墙为藏闭，天子以四海为匣匱。天子适诸侯，升自阼阶，诸侯纳管键，执策而听命，示莫为主也。是以王者不畜聚，下藏于民，远浮利，务民之义，义礼立则民化上。若是，虽汤、武生存于世，无所容其虑。工商之事，欧冶之任，何奸之能成？三桓专鲁，六卿分晋，不以盐铁。故权利深者不在山海，在朝廷；一家害百家，在萧墙，而不在胸邴也。

大夫曰：山海有禁而民不倾，贵贱有平而民不疑。县官设衡立准，人从所欲，虽使五尺童子适市，莫之能欺。今罢去之，则豪民擅其用而专其利。决市闾巷，高下在口吻，贵贱无常，端座而民豪，是以养强抑弱而藏于跖也。强养弱抑，则齐民消；若众秽之盛而害五谷，一家害百家不在胸邴，如何也？

文学曰：山海者，财用之宝路也。铁器者，农夫之死生也。死生用则仇讎灭，仇讎灭则田野辟，田野辟而五谷熟。宝路开则百姓贍而民用给，民用给则国富。国富则教之以礼，则行道有让，而工商不相豫，人怀敦朴以自相接而莫相利。夫秦、楚、燕、齐，土力不同，刚柔异势，巨小之用，居局之宜，党殊俗易，各有所便。县官笼而一之，则铁器失其宜，而农民失其便。器用不便，则农夫罢于野而草莱不辟。草莱不辟，则民困乏。故盐冶之处，大傲皆依山川，近铁炭，其势咸远而作剧。郡中卒践更者，多不勤，责取庸代。县邑或以户口赋铁，而贱平其准。良家以道次发餼运盐铁，烦费，邑或以户，百姓病苦之。愚窃见一官之伤千里，未睹其在胸邴也。

复古第六

大夫曰：故扇水都尉彭祖宁归，言“盐铁令品，令品甚明。卒徒衣食县官，作铸铁器，给用甚众，无妨于民。而吏或不良，禁令不行，故民烦苦之”。今意总一盐铁，非独为利人也，将以建本抑末，离朋党，禁淫

侈，绝并兼之路也。古者名山大泽不以封，为下之专利也。山海之利，广泽之畜，天下之藏也，皆宜属少府；陛下不私，以属大司农，以佐助百姓，浮食豪民，好欲擅山海之货，以致富业，役利细民，故沮事议者众。铁器兵刃，天下之大用也，非众庶所宜事也。往者豪强大家得管山海之利，采铁石鼓铸、煮盐，一家聚众或至千余人，大抵尽收放流人民也。远去乡里，弃坟墓，依倚大家，聚深山穷泽之中，成奸伪之业，遂朋党之权，其轻为非亦大矣。今自广进贤之途，练择守尉，不待去盐铁而安民也。

文学曰：崩水都尉所言，当时之利权，一切之术也，不可以久行而传世。此非明王所以君国子民之道也。《诗》云：“哀哉为犹，匪先民是程，匪大犹是经，维迓言是听。”此诗人刺不通于王道而善为权利者。孝武皇帝攘九夷，平百越，师旅数起，粮食不足，故立田官，置钱，入谷射官，救急贍不给。今陛下继大功之勤，养劳勩之民，此为麋鬻之时。公卿宜思所以安集百姓，致利除害，辅明主以仁义，修润洪业之道。明主即位以来，六年于兹，公卿无请减除不急之官，省罢机利之人。人权县太久，民良望于上。陛下宣圣德，昭明光，令郡国贤良、文学之士乘传诣公车，议五帝、三王之道，六艺之风，册陈安危利害之分，指意粲然。今公卿辨议，未有所定。此所谓守小节而遗大体，抱小利而忘大利者也。

大夫曰：宇宙之内，燕雀不知天地之高也，坎井之蛙不知江海之大，穷夫否妇不知国家之虑，负荷之商不知猗顿之富。先帝计外国之利，料胡、越之兵，兵敌弱而易制，用力少而功大。故因势变以主四夷，地滨山海以属长城，北略河外，开路匈奴之乡，功未卒善。文王受命伐崇，作邑于丰，武王继之，载尸以行，破商擒纣，遂成王业。曹沫弃三北之耻而复侵地，管仲负当世之累而立霸功。故志大者遗小，用权者离俗。有司思师望之计，遂先帝之业，志在绝胡、貉，擒单于，故未遑扣扃之义而录拘儒之论。

文学曰：燕雀离巢宇而有鹰隼之忧，坎井之蛙离其居而有蛇鼠之患，况翱翔千仞而游四海乎？其祸必大矣。此李斯之所以折翼，而赵高没渊也。闻文、武受命，伐不义以安诸侯大夫，未闻弊诸夏以役夷狄也。昔秦常举天下之力以事胡、越，竭天下之财以奉其用，然众不能毕。而以百万之师为一夫之任，此天下共闻也。且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弊。此百姓所疾苦而拘儒之所忧也。